

故乡印象

■鹿玉翠

出走故乡 20 多年了,偶尔回去,却只是客人一般短暂停留两三日,再没有认真在故乡生活过了。忽一日惶恐,怕日后想不出曾经的故乡模样,索性写出故乡印象吧,日后对小儿女也有一个交代——那时候,我们是怎样生活的。

那时候的村庄自然是热闹的,家家户户都人声鼎沸。村人是勤劳的,一天三晌在地里劳作。冬天农闲了,也总时不时背着手去田里查看,回来说谁家的麦子长得好,明年要丰收了;谁家地里草多,简直是“懒蛋!”

孩子们也是勤劳的。夕阳下,那背着小山样一大筐青草,慢慢地在路上挪动的,后边过来一辆地排车,接过孩子背上的筐放在车上,帮忙送回家,还不忘夸一句,这孩子真能干。放学回到家,背起二三十斤的药桶子去棉花地里打药的,也有孩子。大热的天,没有任何防护措施,药水洒在身上脸上,火辣辣的。孩

子不叫苦,大人看了心疼,说:好好上学吧,考上大学咱就不用受这个罪了。

小学要去邻村就读。很多人家没有座钟,早晨不知道时间,有时起的太早,走到学校很久天还不亮;有时候又起晚了,害怕老师批评,不敢再去。家长没办法,就请家里有座钟的学生,上学时叫着一起走。于是,每天天不亮,村中就响起学生高声相邀着一起去上学的声音。

冬天,学校里没有取暖设施,孩子小手冻得红肿,指头上裂个大口子,冒着血水,孩子们颇不在意,拿袖子蹭一把清鼻涕,接着念书写字。下课或许会暖和些,大家可以在门后“挤压腰”,一边挤还一边喊着号子:挤、挤、挤压腰,挤得小孩尿三泡!

晚自习也上,教室里没有电灯,学生们就自己制作煤油灯。空的墨水瓶去掉塑料盖,一枚小圆铁片中间穿一个小铁管,铁管

里塞上布捻子做灯芯,倒上煤油就成了。只是这种煤油灯烟大,点一晚上鼻孔里就全是黑的。晚上放学后,有人找一个笤帚疙瘩浇上煤油,就点着火把浩浩荡荡地回家了。

村里没有祠堂,也没有族长,谁家儿子媳妇不孝顺了,请村里德高望重的长辈教训,怎么说也不敢回嘴。两口子吵架了,女人去劝解女人,男人去说和男人,半是袒护半是息事宁人,作势要打要骂,唬着闹着也就撂开了。村里风气好,从来没有人打过群架,也少有不成器的孩子。谁家红白喜事,村人都去帮忙,却不好意思去吃主家一顿饭,再三清了,方坐下来,还要时不时地起身去伺候外村来的客人。老人们一旦有了孙辈就从田里退休了,专一在家带孩子。黄昏,老太太抱着小孙子在门口迎接儿媳妇回来。每一个路过的村人,都热热地招呼一声老人,柔

柔地安慰一声孩子:妈妈在后边,马上就来了。孩子依然哭,那奶着孩子的女人就撩起衣服,让孩子先吃几口。也有女人和孩子特别有缘分的,索性认了干娘,一往来就是好多年。

炊烟袅袅中,长长的街巷里,女孩子一个接一个地往前翻跟头,叫“折腰”;又将身子慢慢地往后仰过去,双手或单手着地,竟然是标准的舞蹈动作“前

桥”和“下腰”,可那时候谁知道“舞蹈”是什么呢?男孩子爬墙上树,飞檐走壁,或者在树上吊一个沙袋,一天到晚嗨嗨地练拳脚,想来也是再健康不过的强身健体之法。

如今,那些野生野长的孩子长大了。当年那些身强力壮的人,如今已弯腰驼背,老态龙钟,再见到回乡的“大学生”,眯着眼看半天也认不出,可说起当年的那些淘气,却是记得清清楚楚。



离开的风景

■牧歌虹云

天空阴沉,甚是闷热。路上,人们匆匆忙忙,车来车往。刚刚送走济南大学的老同学,几年未见,甚是想念,这不,借着女儿出嫁,和朋友一起喝一杯喜酒,顺便来枣庄看我。

红酒白酒喝了不少,微醺中,心里话也聊了很多。不知不



觉间,孩子们都长大了,而我们也都慢慢地变老了!感叹于疫情的反复,感念于岁月的蹉跎。

相聚的时光短暂,总有话别的时候,我和老婆微笑着,与她们握手惜别。路边的草丛开满着鲜花,树上的“知了”恬噪的叫着,看着渐行渐远的车影,心中轻叹,挥一挥手,就此别过,再次相见,又不知到哪一年的哪个月。

其实,老同学,来与不来,你们都装在我的心底;见或不见,我们也经常出现在梦里。还好,你来了,风采依旧,依然貌美如花,虽然已秀发斑白,皱纹爬上双颊。只是你那一低头的温柔,却又难掩一抹似曾相识的忧,可惜再也不见了,往日那如白莲花

般的娇羞……

世道变迁中,缘深缘浅,缘聚缘散,各种交集,犹如过往云烟。静下心来,仔细想想,又有多少老同学好朋友,默默地存在于你我的通讯录中? 没有了走动,不曾再联系,只限于存在而存在,仅此而已。

随着时光流转,时空的变换,曾经朝夕相处无话不谈,熟得不能再熟的老同学好朋友,都早已各奔东西,各自有了自己的家庭和生活,各安天涯,逐渐失联,彼此也就再无交集……

其实说到底,见或不见,都无关乎想念;与其相见,有时候还不如怀念;与其纠缠,倒不如随缘;沧海桑田,繁花彼岸,虽然曾经一往情深,只可惜无奈何,

彼此的缘分太浅……

是啊,人生是一场旅行,红尘路上,你偶遇了我,我又相逢你,最终只是擦肩而过,各自向前。忘不了的昨天,忙不完的今天,想不到的明天;过不完的坎坷,放不下的牵挂,经历不完的苦辣酸甜……

岁月更迭,走过流年,现如今,我们都已年过半百,蹉跎半生。只不过,是否还曾记得,谁曾许过谁的天荒地老? 三生石上,奈河桥畔,谁又曾许过谁的海枯石烂? ……

这就是人生,这就是生活!抬望眼,花开彼岸,群蝶纷飞,离开的风景也装饰了美好的今天。

——感谢生活,感谢生命。

相遇之美

■王永清

相遇,是一个十分神奇的词语,在如歌的岁月里,我们常说到遇见,说到机缘。没有期许,无需寻觅。人与人相遇而悲欢离合,事与事相遇而跌宕起伏……一切的一切,都那么自然妥帖,顺理成章。

最美的爱情是一种缘,在対的时间遇上対的人,没有早一步,也没有晚一步,正巧赶上了,仿佛就是上天的安排。杨绛遇到钱钟书,一个未娶,一个未嫁,一见钟情,便怦然心动;赵元任遇到杨步伟,偶识,相爱,结婚,一年都不到,称得上“闪婚一族”了;71岁的梁实秋在台湾遇到

了影星韩菁清,爱也随之澎湃而至,像老房子着了火……

李之仪《卜算子·我住长江头》,第一句话是这样说的:“我住长江头,君住长江尾。日日思君不见君,共饮长江水。”两人相遇,男的主动搭讪:“我们是喝一江之水长大的啊。”他乡遇故知的亲切感,迅速拉近了双方的距离,赢得了美女的好感。美女临了说:“定不负相思意。”

很多人喜欢遇见的风景。犹记儿时,去县城上学,从故乡的山村出发,翻山涉水,去镇上搭车。沿路的风景,美不胜收,

流瀑飞泉,层峦叠翠。破旧的客车,像喘着粗气的老牛,在盘山路上圈一圈地转。窗外的风景一桢一桢从眼前徐徐而过。旅途,不只是为了抵达,而是为了在心里留下美好记忆,让人细细咀嚼。

我想,遇见之所以美好,还在于不是预先设定好的,一切都在意料之外,所以会带给我们新鲜之感。

下雨天,撑一把伞,走在一条不为人知的小巷,脚下的青石板路被雨丝滋养得黝黑发亮,小巷深处一户人家围墙上,伸出几枝嫣红的紫薇,胭脂色

的花瓣,摇曳多姿,朦胧的雾气中酝酿着好闻的草木香。远处有一把油纸伞亭亭飘来,像一朵温柔的云,看不清女子的模样。远了,擦肩而过的愁怅,在心中开始潜滋暗长,那是青春岁月里一道明媚的伤。

莫小米说,遇见是一场盛大的欢喜。看武打小说,通常有这样的桥段,小饭馆里,一座茅草屋顶、四壁透风的大排档,门前酒旗随风飘荡。两武林高手在此偶遇,惺惺相惜,大碗喝酒,大块吃肉,豪气干云。萍水相逢尽是他乡之客,转瞬之间,又各奔东西。读清人张岱的山水小品

《湖心亭看雪》,大雪,夜游,偶遇,畅饮,告别。既然遇上了知己,连名姓都无关紧要,在大雪和美酒中情致早已互通。

看天空流云,飘了淡了。看滚滚红尘,聚了散了。生命莫过于一场美好的遇见。有的人,有些事,有的明天还可以遇见,有的已遥遥无期。世事沧桑,百转千回,自己妥善安放。留下来的,一起春暖花开,错过了的,心怀释然,那也是难得的风景。人生的码头,不仅有百舸争流的精彩纷呈,也有过尽千帆后的风光无限。

心思

■童如珍

夜风
拂醒尘封的记忆
往事
滑落成碎片
俯身
悄悄地拾起
浮现
当年的相遇
躲闪的身影
目光的游离
那是
心底的期许
可叹
春梦越过盛夏
在秋夜里依稀
韶华
经不起岁月的磨砺
那就默念珍重
让那份情愫
随着流年
慢慢地老去